



刘国民 著

潘家园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014014280

I247.57
3088



潘家园

刘国民 著



北航

C1701111

I247.57

3088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潘家园 / 刘国民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17-2019-1

I. ①潘…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8582 号

潘家园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盛菊艳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部)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诗人说，情怀不是衰老的背影；哲学家说，钟爱不是不可理喻的偏执；收藏家说，玩物不是没有睿智与欢乐；评论家说，平淡的生活里蕴育出感人的艺术魅力……您不妨到《潘家园》里走走看看，会有何感受？

❧ 目 录 ❧

第一章	血色古玩	001
第二章	迷彩古董	021
第三章	拍卖古董	036
第四章	二马投“堂”	050
第五章	正邪交锋	066
第六章	行内行外	088
第七章	索命古董	128
第八章	法理不容	166
第九章	吸金古董	188
第十章	生死博弈	219
第十一章	利剑行动	249



第一章 血色古玩

潘家园的大会议厅坐满了人。午后两点开始的鉴定会，没到一点人们就陆陆续续走进来，很怕晚了没座位，更主要的是为了坐得离主席台近些，便于观看。这些人大部分是潘家园的商户，也有社会上慕名而来的，还有逛潘家园的人们听说举办鉴定会而主动参加的。这些文物爱好者们、古董发烧友们，聚到一起，自然是谈论古玩行里的奇闻趣事：某某捡了大漏了，花不多俩钱买件玩意转手卖了几十万，一夜暴富；某某打眼了，买件假货，上百万打了水漂儿，一股火半身瘫痪；某某上当受骗，当日倾家荡产，成了流浪街头的疯子；某某因落进古玩连环套陷阱而不能自拔寻了短见；某某落马的贪腐官员几百件“重器”全是假古董……

黄孝锐走进大会议厅四下张望着，见主席台前一伙人朗声说笑便走过去。

“黄老弟，进来吧，这儿有空位。”鲁家林——外号大嘴游侠说道。

“诸位，好开心哟！什么事值得你们大笑？”黄孝锐问。

“小侠兄，凭你的智商还用问，就是古玩行里可歌可泣的事呗！”邢程笑着说。

黄孝锐外号黄小嘴，并不是因为他嘴小，他的嘴很正常，他和大嘴游侠鲁家林有共同之处，能言善辩，事事通。不同之处，黄小嘴对谁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专打横炮的刺儿头；而鲁家林言谈幽默，办事说话不离谱，很受人尊重。两个被尊称大侠小侠，这二位是潘家园知名度高的人物。

大嘴游侠看着黄小嘴问：“你知道吗？大罗二罗哥俩儿为啥事闹得撕破脸皮、大动干戈呢？”

“这两头犟驴！亲兄弟不念手足之情，血刃兄弟，真他妈的够损的。”黄小嘴嗤之以鼻地说。接着他绘声绘色地讲起罗氏兄弟手足相残的前因



后果。

罗氏兄弟，老大叫罗文，老二叫罗武，河北大成人。潘家园一成立，哥俩最早入园经营古玩生意。开始俩人合伙做买卖，日子久了常常因为钱物多少、经营之道争执吵架，一气之下哥俩各干个各的，干脆单挑，连租住房都是自己租自己的，兄弟二人如同路人互不往来。大罗经营瓷器，开始生意挺好，后来明清瓷器价高得吓人，老瓷器不好出手，再说各朝各代的上眼器物有多少？这瓷器买卖难做，大罗陷入两难境地。二罗经营杂项：金银器皿、玉器、铜器、牙角竹雕，以及文房四宝。他特喜欢辽金带板，收藏几十副，有玉的，琉璃的，铜鎏金的，银制的，还有木雕的。其中一副银嵌金的带板有人出价百万元，他都不舍出手。二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赚的锅满盆满。大罗也想玩点杂项，找二罗几次，二罗根本不搭理他，大罗心里郁闷，对二罗一肚子怨恨。

这天，内蒙人包生在潘家园临时租摊卖货。他和罗家兄弟是老相识，做过多次买卖交易。大罗和包生打过招呼，包生问怎么没见二哥呢？

“听说出门啦。”大罗有一搭无一搭顺嘴说了一句，其实他不知道二罗干啥。

“包老弟，带什么好东西啦？”大罗问。包生没说话，从箱子里拿出一包东西，是一套水晶嵌铜鎏金带板，凤鸟纹饰，工艺很精美。

“这套带板想卖多少钱？”大罗问。

“要价六万，少五万不卖。”

“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卖这么点钱呢？不卖他二十多万，少说也掉不下十七、八万哪！”大罗看着包生认真地说。

“大哥，你帮老弟卖掉分你五万元。”包生看着大罗诚恳地说，他眼神里期待着大罗能给找个买家。

“嗨！这桩买卖太容易成交。”大罗诡异地笑道：“你知道吗？我家老二最喜欢辽金带板，尤其这种水晶嵌铜鎏金带板他没有，你要他三十万也不多。”大罗如此这般地教给包生怎样引二罗上钩。

“我可不敢！二哥那脾气上来敢吃人。他那眼力又好，做事细心，要是漏了底儿，他能放过我么？后半辈子我别想来潘家园。”包生忧心忡忡地说。

“有我呢，你怕啥？！再说，你拿钱回老家躲他半年一载的，足够吃

喝的。对老二来说二三十万不在乎，这你不明白吗？”经大罗给他这么一洗脑子，包生横下心：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不能错过。结果，二罗钻进圈套，花十八万买下这套带板。

二罗两天没出家门，满心欢喜地欣赏着，甚至睡到半夜里还起来看看，用手抚摸这心爱的宝贝。两个朋友来他家，二罗拿出这套带板向人家显摆显摆，朋友仔细看后摇着头说：“这套带板是新仿的。”并给他指出疑点，一语惊醒二罗这个梦中人。二罗的心一下子掉进冰窖里，觉得喘气都堵得慌。他带上这套带板偷偷找关新楷给看看。关新楷看过后，笑着告诉他这是内蒙的新仿品。关新楷叫他再找柴千人看看。结果柴先生和关新楷说的一样。柴先生告诉他这是内蒙某地某作坊做的大假活。二罗回到家里拨打包生手机，不是呼叫转移，就是正在通话中，很多时候都是关机。二罗心里十分纠结，吃不香睡不实。

一天，二罗在街上碰上大罗，大罗一扫往日的满脸愁云，容光焕发，而且故意回避二罗。二罗内心顿生疑窦，不会是他和包生合谋蒙骗自己吧？没人背后撑腰，借给包生几个胆儿他也不敢这么干！二罗想到这里牙帮骨咬得咯咯响。哪有不透风的墙，二罗终于弄清楚大罗主谋，唆使包生把这套假货卖给自己，据说大罗得到不少于五万的好处。二罗心想：找大罗没有证人他是不会承认的，再说，吵吵嚷嚷的传出去丢不起人，二罗思量再三等机会，总有算清账那一天。

一晃半年过去了，包生实在待不住，给大罗打几次电话询问二罗找他麻烦没有？大罗告诉他没见二罗有什么动静，不过大罗叮嘱包生还是不要到潘家园来。包生虽然嘴上答应，心想，又收了一些古董不卖出去怎行。潘家园的朋友们催他快点把货带过来。他心里合计：怎好就这么巧碰上二罗？！包生到北京给大罗打电话说自己到北京啦。大罗一听很紧张，嘱咐包生千万别叫老二知道。

怕啥来啥，包生刚摆上摊，二罗就站在眼前笑道：“包老弟什么时候到的？”包生听声音紧张地愣在那里，半天抬起头说：“啊！二哥我昨天到的。”

“带什么好东西？拿出来我搂两眼。”二罗若无其事地说。还没等包生说话，二罗又问：“把你箱子里的宝贝给我瞧瞧，怎么？连二哥也信不过？”包生心里打鼓，那两件宝贝是非拿出来不可，别等着二罗硬拿，还是主动点先拿出来吧。他先拿出一只白玉瓶，迟疑一下，又拿出一只纯金小杯子，





二罗接过来一看，两件东西看真、到代，白玉瓶是清中期的，金杯是辽金的。

“你这两件东西要多少钱？”二罗问。

“二哥喜欢我能多喊价吗？两件给四十个吧。”包生看着二罗十分诚恳地说。

“东西不错，要价不贵，四十个就四十个吧，走！你跟我取钱吧。”二罗把两件东西紧紧握在手里，做出欲走的样子。

“好！二哥，你去取钱吧，东西放在这没不了，你还不相信老弟吗？”包生恳求道。

二罗大笑起来，高声道：“给你钱都不愿意去拿！那好，东西我带走啦，钱，你愿意啥时候拿都行。”二罗的脸色阴沉得吓人。包生怎拧得过二罗，只好收摊跟二罗去吧。进了门，二罗把两件东西锁进柜子，从里面拿出那套带板往桌子上一放，黑着脸瞪着眼睛问包生怎么回事？包生赶忙哀求地说：

“二哥这事可不怨我，都是你家大哥安排的。”

他把事情经过据实说了一遍。二罗这个气呀，操起电话拨通大罗，大罗说在天津呢，二罗问他啥时候回来，他说定不下来。二罗问包生：“你来他知道吗？”

“知道。还告诉我躲着你点。”二罗听了气上加气，恨自己被骗得窝囊，坐在那里喘粗气。问包生：“你说这事咋办吧？”

“二哥，你说咋办就咋办！谁让我财迷心窍呢？干这档子不是人的事呢！”

二罗想想说：“那样吧，我把带板退给你，再给你二十个，行吧？”

包生看看二罗既为难又认真地说：“二哥，我没意见，不过大哥那五个你给我要回来吧，你不出面我下辈子也要不出来。”

二罗牙帮骨咬得咯咯响，心里骂道：你还是亲兄弟吗？真是个没人性的东西，不看在爹娘面子上，非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可。

二罗看着包生问：“他不是去天津了吗？没在家怎么办？”

“二哥，你想他去天津干啥呀？他是躲着你故意说谎，现在准保在家喝小酒呢。我给他打个电话，他能对我说实话。”包生拨通大罗电话，大罗先问他遇见老二没有，包生说了句，“那是早晚的事”。

“大哥，你在家吗？”

大罗听包生问他，仿佛怕二罗听见，小声道：“我在家，千万别告诉他。”

“大哥，我一会儿上你这来，有事合计，电话上不好说。”包生看看二罗说，“怎样？在家呢！”

二罗手一扬说：“走！宜早不宜迟。”二罗包生两人来到大罗屋门前，二罗闪在一边，包生叫开门，一股子浓浓的酒气扑面而来，大罗打着酒隔，眯斜着眼睛说：“啊，来，包老弟，老二……”他一歪头见二罗站在跟前把话咽回去啦。

二罗瞪了大罗一眼问：“你不是去天津了吗，我看你在家装酒精呢！”

大罗故意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说：“赶上啦，来吧，喝几盅。”

二罗说：“你这酒喝得下去吗？”

“咱们是亲兄弟，一个娘肚子爬出来的，怎么就不能共饮几杯呢？”

大罗不说这话还好，一听这个，二罗肺都要气炸了，说：“你脸皮够厚的，还舔脸说这话，你不觉得臊吗？”

大罗十分不快地说：“我有啥臊的？我偷啦抢啦？”

二罗高声说道：“你还不如去偷去抢，叫人说你有点胆气。亲兄弟你都坑害，你哪有一点人味！”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吵得不可开交，简直像两头斗红眼的牛。包生站在中间劝这个不听，说那个不服，他是左右为难。

“那五万元你给吐出来。”二罗呵斥道。

“你想得美！一个子儿甬想。”大罗这么一说，二罗眼睛都红了，气得说话都结巴：

“你到、到底吐不吐？”大罗一个不吐两个不吐，连着好几个不吐。二罗见桌上有把半尺长的水果刀拿在手里看着大罗。

“你还敢扎死我咋的！”

“要不是爹妈都在，我非捅死你不可。”二罗接着厉声喝道，“你再最后说一遍那五万给不给？”大罗铁了心不给。二罗牙帮骨咬得咯嘣咯嘣响，说：“那好！我今天不整死你，一万一刀，我扎你五刀，这钱我替你掏。”

大罗故作镇静，一副视死如归的气概，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二罗拿着刀在他面前晃晃，往下一落扎在大罗的腿上，痛得大罗妈呀一声嚎叫起来。

二罗道：“剩下四万啦，给不给？”没等大罗说话，又一刀下去扎得大罗倒地翻滚，爹呀妈呀喊着。

二罗说：“剩三万啦——”

“我给。我还。我给还不行吗？你是祖宗！啊呀！”大罗怕说慢了再





挨刀扎。

二罗够狠的，一不做二不休，就地解决，喝道：“拿钱！拿钱！”

“我哪儿有钱哪！”大罗哭丧着说。

“把腿伸过来再扎三刀，你后半辈子拖着一条残废腿吧！”

大罗嘴里咕噜一声“给！”抹着泪水勉强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袋子，里面是五捆百元现钞，他从中抽出三捆扔给二罗，二罗和包生拿着钱扬长而去。大罗腿上血流如注，半条腿淹在血水里。

大罗内弟有事来找他，见姐夫如此惨状吓得手都哆嗦，拿起电话要拨打110报警，大罗手快按住电话说：“报什么警，还不嫌丢人现眼吗？这是老二干的，忍着吧！不管怎遭罪，白得两万。”

讲到这里，黄小嘴撇着嘴说：“你看这亲兄弟，一个为钱血刃自己胞兄，一个为钱让胞弟血刃自己。钱，改变人性，激发出凶残一面多么可怕。”黄小嘴看着众人接着说，“玩古玩的人，平时你看个个眼睛很正常，白是白黑是黑，那心也是红色的。用古玩这面魔镜照照，很多人那两只眼睛血红血红的，那心也如同墨汁一样黑。”

“黄老板，用这古玩魔镜照照你眼睛和心是什么颜色？”一位商户问，没等黄小嘴说话，邢程抢先说：“那肯定一只眼睛血红的，半个心是黑色的。”

“不可能！不可能！我估计眼睛有两条血丝；心，充其量有两个黑点吧。”黄小嘴毫不掩饰地爽快地说，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邢程看看众人又看看黄小嘴狡猾地说：“小侠兄，验证咱二人谁说的对，若不把你的一只眼睛剜下来，把心掏出来让众人见识见识！”黄小嘴摇头摆手，众人见状又大笑起来。

这时，十几位文博界顶级的专家、学者、著名的鉴赏家、收藏家如约光临，文物主管部门，几家大的博物馆院和公信力好、国内外有名望的拍卖公司也都派员亲临现场。屋里的气氛严肃凝重，足以说明今日鉴定会受重视的程度。

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石先生首先站起来说道：“今天，这里是高朋满座，文博界的人才精锐尽出，璀璨亮相……”老先生话音缭绕，人们禁不住大笑起来，报以热烈掌声。石公虽然是七十有余的人，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幽默风趣。他这几句话立刻放松了人们的情绪。他开宗明义地接着说，“我们举办这次鉴定会，为辨识一件铜器龙纹壶，看他是真神还是假仙，是李逵还是李鬼？见过此物的人说真说假，看法不一，所以请大



家来给它‘把把脉、会会诊’。先声明一点，今天，不管是师爷、师傅、师兄弟，还是新生代的小字辈们，不分资历辈分，不论长幼，都要毫无保留地拿出真刀真枪过过招，通过实践提高我们识古辨古的本领。”

工作人员抬出一个木箱子，从里面拿出龙纹铜壶摆在桌面上。人们三五结伴的有序地围着铜壶仔仔细细观看，有的用手摸摸，有的用指甲划划，有的边敲边听，有备而来的人拿出小刀一类的工具在不损伤器物的原则下撬撬锈渍，扎扎可疑的地方。

关新楷、马祥白、章须、邢程、马子业等人依旧坐在那里，是等着那些古玩界资深前辈看过之后他们才能近前观看。不过，他们坐在那里两眼盯在铜壶上，恨不得一下子就能看出个真假所以然来。此刻，谁不是这个心情。别看这几位青年人都是二十几岁，大的才三十岁，不仅在潘家园，在古玩行里都小有名气，有了立足之地。就拿章须、邢程来说吧，一个是画家，一个是书法家，在全国书画展上拿过大奖。马祥白是声名鹊起的收藏鉴赏家，马子业是口碑极佳的古董商人。尤其这关新楷是个出类拔萃的人，老成持重，肯于动脑，认真钻研。他平时话不多，但要说起古董来滔滔不绝，真知灼见，令人佩服。在潘家园无论谁买到珍贵古玩，对方都要问一句：关新楷给掌眼了吗？或者是关新楷给看了吗？这几个人中顶属邢程性格活泼好动，善于交际。他先站起来拉一下关新楷，意思是到桌前零距离一睹龙纹壶芳容。关新楷在距离铜壶两三米的地方停住脚步，端详着龙壶，尽管是从人们的缝隙中去看，但看得非常投入。邢程近距离看过龙纹壶走到关新楷面前做个手势，那意思是真的，关新楷还是毫无表示地专心看着龙壶。他见龙壶前只有一两个人，便近前零距离细看着。

看过龙壶的人们，都小范围地议论着，不时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声。

“大部分人都看过这件器物，没看接着看，没看好的再去看。谁先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石先生说。开始七嘴八舌你一句他一句乱嗡嗡的听不清。石先生又强调，还是一个一个地讲，把自己的看法讲透，大家听得明白。

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位藏家，他说：“我在这些专家学者面前是学生，献丑了，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说了很多，归纳起来就是他认为龙壶从器形上看符合时代特点，皮壳老旧，纹饰精美，结论此龙壶看真。

第二位发言者是某博物馆副研究员，专业搞铜器鉴定的，他说：“这只龙壶很特殊，我是第一次遇见，它确实很神秘。”他从该器的纹饰、锈色



进行分析，听起来很有道理。他接着说，“该器两只象耳及活环绝对没错，器身纹饰看起来疏密得当，皮壳也很老旧……”说到这儿他看看众人，摇摇头接着说，“是真呢？是假呢？”一屁股坐到凳子上。随着有人喊了一句，“你问谁呢？”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笑声。人们开始又议论起来而且活跃热烈。

一位资深鉴赏家发表见解说：“此器两只象耳及活环确实是老旧的，但它和整器不太匹配，这是疑点一；疑点二，是器物周身锈色不一样，个别地方锈色是人为的，我认为这只器物是残件重组的。”他的话引起很大反响，议论的声浪大一阵小一阵，有人高喊是真的，有人回击是假货无疑。石先生便组织会场里的人有序发言，再三强调不要有什么忌讳，各抒己见。接下来的人发言中时不时有人向发言者提疑问，发言者当即答辩，形成一人谈自己看法众人对照，大家互动，讨论越来越向深度发展。

邢程向马祥白努努嘴，示意关新楷恋上龙纹壶啦。是呀，关新楷用自己研制的自带光源放大镜反反复复地看龙纹壶。

邢程小声说：“这关老弟和龙壶PK上啦！和弟妹搞恋爱也没这么投入，这个器物有什么魅力魔法这般吸引他？怕的是关老弟要被累晕过去哟！”尽管邢程声音压得很低，还是被身边的人们听见，发出一阵笑声。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关新楷，他除了眼前的龙纹壶，此刻似乎什么也不存在。

马祥白和马子业两人又来到关新楷身旁是想探探他的底儿，发现什么端倪没有。马祥白对木器、陶瓷、牙角竹雕杂项玩得熟，博物馆的专家对他不仅刮目相看，而且赞叹不已。要说看铜器马祥白还够不上一顶一的高手，说实在的看得也不错，只不过面前这只龙纹壶让他有点看不太准。他小声问关新楷怎么样？关新楷顾不上回答他，因为马子业用手指点着壶身上的龙纹腹部的那道阳线，关新楷点头并投以赞许目光。马祥白见二人指指点点彼此用眼神交流意见，他也把目光盯在器物上，搜寻着疑点和破绽。

专家学者们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和结论。归纳起来是两种结论四个看法。第一种结论该器物是假的。持这种结论的人为大多数，有两种看法。看法一，是残件拼凑的；看法二，就是大新活。第二种结论是真品。持这种观点是少数，也有两种看法。看法一，是原装真品，看法二，是经过修补。

石先生看看诸位笑道：“老的都谈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结论，小字辈的也说说吧！自古英雄出少年，潘家园历练出一批小青年都挺有水平，不可小视。”

马祥白首先说道：“从感觉上说，该龙纹壶不对，最可疑的局部纹饰和铜锈是人为后做上去的。”马祥白有些不好意思，一指关新楷说，“石老，还叫他说吧。”

“好啊！可能有人不熟悉小关，我介绍一下，来，近前来。他叫关新楷，和马祥白、章须、邢程、马子业都是潘家园摆摊起家的，这些小字辈是后生可畏。小关还是你说吧。”

关新楷看看大家，腼腆地笑了笑，说道：“石老，我对龙纹壶主人提个要求。”还没等石先生说话，器物主人站起来自报了家门。

“我的要求是，如果这只龙纹壶是假的，你把它长久放在潘家园展厅里做个反面教材，当然这个器物所有权永远是你的。”关新楷边说边用眼睛征询石老意见。

“没问题。这东西不是古董文物，那就是废物，做反面教材对大家也是帮助，我不要了！”器物主人的开明爽朗，博得热烈掌声及喝彩声。

“那我就不客气了，说错请老师们批评指正，我仔细看过，此器是典型仿品，造假的手法确实很高明，也很费工费时。”接着他逐项逐条指出做假的根据。当他说到该器物里新外旧，就是在新器外面贴上一层旧皮壳，全场人吃惊地议论起来。

突然，一个质疑声扑面而来：“你这么说什么根据？”问话人正是黄小嘴。

关新楷看看黄小嘴说：“我说它外面新贴的旧皮壳是有根据的，虽然外面贴的皮壳是老的，但颜色差别过度不自然，它是残片、古钱之类拼凑的。”

“这是你一家之言，空口无凭没法叫人相信。”黄小嘴的话既有挑衅性，又想把事闹大，闹出点花样要关新楷难堪。马祥白和马子业一眼看出黄小嘴不良用意。不知啥工夫进来好多人，站满了大厅两侧，这些人都是潘家园的商户特来观看，见黄小嘴这么一说，都随声附和。马祥白深知关新楷的脾气，怕被黄小嘴激怒，又起誓发愿大动干戈。

马祥白的担心是有原因的。一年前，一位藏家带来单色蓝釉碗，底款是“大明宣德年制”，请关新楷掌掌眼。器物主人是关新楷朋友的朋友，慕名而来，怀着既结交朋友又共同欣赏宝物的心情，而藏家十分自信，认为这只碗是真品，捡了个大漏，所以信心满满并有几分得意。关新楷反反复复把这只碗里里外外仔细看过，用仪器照个遍。没等关新楷说话，器物





主人笑着问：“怎么样？”那意思就等着听溢美之词了。

关新楷把蓝碗递到马祥白手里，示意他好好看看。说道：“你这碗花多少钱买的？”

“我花三万元。”器物主人边回答边疑问，“怎么，有说道吗？”

“是呀，新老组合，二次入窑烧成。”关新楷坦诚地告诉器物主人。

“怎可能呢？我找了好几位专家鉴定都说是真品。我到嘉业鉴定中心找崔曲鉴定，他们还开了鉴定证书。崔先生说我捡了大漏，这碗少说在二十万以上。”碗主人满腹狐疑，没了刚才自信大度，此刻有些浮躁起来。掏出手机打起电话。他没说几句话就把手机交给关新楷，这位先生是打给关新楷朋友的。

关新楷认真地说：“至于别人怎么说那是他的事，我对你的朋友怎能说假话，我不管给谁看东西都实事求是。”打过电话，这碗的主人情绪安静下来，坐下来掏出烟递给关新楷一只，他不吸烟谢绝了。这位先生把烟卷放在鼻上闻闻又放回烟包里。十分诚恳地说：“关先生，我姓詹叫詹学士。现在咱们是朋友了，请教您，说它是老底加新胎根据是什么？”关新楷刚要解释又进来两个人，一个是詹学士的弟弟叫詹学友，另一个是他弟弟的朋友秦志。詹学友明白缘由立马火冒三丈，粗脖红脸骂道：“别听他胡说八道。他妈的多少人看了都说对，装什么大瓣蒜！”

“你干什么呢？老二！粗鲁没礼貌，臭毛病改改。”詹学士训斥了弟弟。马祥白很紧张，可关新楷一副泰然若定的样子说：“咱们都是干这行的，喜欢古董，收藏古董，我鉴定文物从不坑人骗人，对就对错就错。”

“人家都说东西对，只有你说不对，你比他们水平高吧！”秦志话说得平和但有很重讽刺味。

“水平高低，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一个人敢担当负责可就不同啦。”关新楷情绪稍显激动。

“你敢打赌吗？”秦志毫不客气地问。

“好啊！只要你们敢赌就行。”关新楷一点也不含糊。

“詹哥，如果碗是假的，我替你付钱。”秦志说完转向关新楷说，“你说怎么赌？”

“如果此碗是真的，我赔你刚从香港拍卖会花六十万买的一件铜器。你们要钱我赔你五十万。”

“如果这碗是假的，我付给你二十万元。”秦志说。

关新楷看看这三人说：“如果这碗是假的，我也不要你们的钱，把这碗给我做假古董标本吧。”马祥白一看关新楷这个赌够狠的，示意他，他却根本不理睬。事情说定，双方在保证书上签了字。

关新楷把碗放在切割机上，不一会儿这只蓝釉碗被切成两半，立刻露出旧底新胎的真容。看得人目瞪口呆，沉寂片刻，詹学士激动得伸出拇指说：

“关老弟，大哥我服了你啦！我拜你为师，虚心向你学习。”

詹学友和秦志一个劲地道歉，说了很多恭敬的话。马祥白擦了擦手心里的汗水，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

黄小嘴的说话声把马祥白的思绪拉回现实中。

“你不用掰馍馍说馅，讲那些大道理，我们就是看实的，别玩虚的。”黄小嘴高调门大声说，一些人跟着起哄。

“那好，这样吧，我对这个龙纹壶动动手脚，如果是真东西我给弄坏，按价包赔。”关新楷从容镇定地说。自古到今，人们常说看热闹不怕事情闹大。今天叫关新楷遇上啦。石先生用手势叫过关新楷，两人耳语一阵子。

石先生说道：“小关不避风险，敢于揭开龙纹壶的神秘面纱，这是一种锐气，一种责任心，至于有纰漏瑕疵在所难免，我们不要嘲笑诋毁人家，小关接着来。”

关新楷说：“大家提出很多疑点破绽，启发引导我发现造假的症结。”他把龙纹壶拿在手里，用一铁器敲击铜壶的各个部位，发出不同声音，只见他在龙纹壶的腹部割了几下，把皮壳撬起一块，看得众人目瞪口呆，诧异不已。这只龙纹壶是新壶外面由老铜器残片、五铢和半两等古钱币加工制成的外壳，可谓是造假者用心良苦。

黄小嘴吐吐舌头，仿佛是自愧，又像十分感慨地说：“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关老弟是古玩行里的骄傲，前途无可限量。老哥我拜你为师哟！”他说得油嘴滑舌，尽管招来众人大笑，这还真是他的心里话。

人们争先恐后观看这只假龙纹壶，唏嘘不已。很多人围拢在关新楷的周围，握手、祝贺，用自己习惯的方式表达对他的羡慕和敬意。最后石老说：

“在潘家园这个古董艺术品交流场所里，每个人都要经受历练，练眼力，增强阅历，提高鉴别能力。不仅继承传统用眼睛鉴别古董真假，我们古玩行叫‘眼学’。眼学知识要不断丰富完善。我郑重告诉大家，单靠眼学是





有局限性的，还要讲科学。把眼学和科学结合起来鉴古识古如虎添翼，所向披靡。关新楷运用科学手段鉴别文物真假给我们做出表率。他研制文物鉴定仪大显神威。几年前我就讲，在潘家园里一定能走出既会运用传统眼学，又能运用科学技术手段识古鉴古的优秀人才，今日得到验证。”人们对石老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次鉴定会后，有人把关新楷鉴定假龙纹壶编成故事到处去讲，甚至讲得很离奇。

关新楷刚吃过早饭，马祥白来告诉他要 go 山东章丘，那里有一件清代青釉笔山子，开价五万，据介绍东西不错。

“你去不要声张，人多嘴杂，走漏风声，招惹麻烦。”关新楷说。

“是呀，办个事提心吊胆的，去年那档事至今慕大黑手还恨我，总是阴阳怪气，暗中下绊子，防不胜防，鬼缠身一样，躲都躲不开。”马祥白又气愤又显得无奈。

说起来话长。那是年初，传河北三河一户农家有件明永乐青花八角烛台，要价五万元。很多人都看过，京城去些买家，都因价格没谈好至今未成交。那时五万元可不是小数目，当时口号“发家致富万元户”。马祥白听说此事，筹集四万六千元，找到卖主。卖主是位朴实淳厚的农民。据他讲，烛台是他叔叔留给他的。他叔叔喜好古玩，做古董生意，没儿没女，靠侄子养老送终的。老人把这件烛台交到侄子手里，要他好好保存，有买主不能低于五万元。这位卖主就遵照他叔叔的价格为准少钱不卖。

马祥白看过烛台，东西开门，青花发色纯正，画工细腻，物件大气漂亮，他一见就爱不释手，便问卖主：“老哥，这件东西少多少钱不卖？”

“五万块。”

“贵了点，能不能便宜点？我给四万。”

“不行哎。我叔叔告诉我少五万不卖。”卖主有些木讷，很认真地说。

“老哥，你这件器物我喜欢，给的价也够多的。以前没给过这么高价的。”

“这位兄弟说的是实情，我就按叔叔说的五万元卖。”

“老哥，货卖当时，不能用老人家过去的眼神看事儿。这瓷器万一有个闪失，后悔晚矣，该卖啦。”马祥白说着从兜里把钱全掏出来放在卖主眼前，接着说，“这是我全部家底儿四万六千元，全给你，你能卖就成交，